

整本书阅读《红楼梦》

知识梳理

成书背景

《红楼梦》是一部空前绝后的旷世奇书，被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是中华五千年灿烂文化的结晶。它诞生于我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清·康乾盛世绝不是偶然的。

史界一般认为，康乾盛世，起于清军进驻台湾完成统一大业的康熙二十二年（1683），止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白莲教王伦起义，共计九十年时间。在此期间，清王朝建立了强大的封建帝国，结束了民族之间的战乱和纷争，遏制了沙俄势力的入侵，平定了新疆，疆域空前扩大。为确保政权稳固，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社会安定的措施，如录用前朝文官武将，沿袭明制设立朝廷，并运用汉族儒家思想对社会的思想文化进行引导。在文化上，提倡八股文，尊崇孔子和程朱，使宋代理学成为清代官方哲学。

康乾盛世期间，国家疆域辽阔，人口繁盛，府库充盈，表面上泱泱大国，一片繁荣；但也隐藏着激烈的社会矛盾和深刻的社会危机，为大清王朝走向衰败埋下祸根。

随着皇权的加强，统治阶级和封建贵族逐渐腐朽，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封建礼法更是加剧了阶级矛盾的突出。封建地主扩大兼并土地，使土地高度集中，农民日渐贫困，贫富悬殊加剧。雍乾时期吏治每况愈下，百弊丛生，贪腐成风。清政府查禁对清朝不利的图书，大兴文字狱。最著名的是康熙年间（1711年—1713年）发生的戴名世《南山集》案，因触犯忌讳，著者及被株连杀死者一百余人，流放数百人。雍正、乾隆时期，文字狱更盛，多捕风捉影、吹毛求疵。

在文学上，洪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传奇剧，广泛搬演，引起轰动。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横空出世，奠定了中国讽刺小说的基础。

雍正继位后，因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波及，曹家屡遭打击，举家迁至北京后，家道从此式微。家庭巨变以及生活剧变，让曹雪芹深感世态炎凉，并对封建制度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他无力改变现实，唯有将满腔悲愤寄托于创作之中。《红楼梦》便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红楼梦》中宁荣二府及大观园的宏伟壮丽，元春省亲所展示的盛世繁华，秦可卿丧葬的靡费无度；贾府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的饮食、茶艺、服饰等，小说无处不在、或隐或现的僧道宗教文化，体裁多样、风格各异精彩纷呈的诗词曲赋，无不是康乾盛世政治、经济、文化在小说中的投影。贾府中主子的贪婪和荒淫，奴仆的辛酸血泪，上层社会的骄奢淫逸，下层人物的苦苦挣扎，揭示出百年望族盛极而衰的命运。

作家简介

曹雪芹(1715?—1763?)，清代小说家。名霁，字梦阮，雪芹为其号，另有号芹圃、芹溪等。祖籍辽阳(今属辽宁)。汉族，清开国时，曹氏归属正白旗，为内务府包衣(意即皇室之家奴)，渐与皇家建立特殊亲近的关系。曾祖曹玺受康熙荣宠，曾祖母孙氏是康熙幼年保姆，祖父曹寅文学修养很高，是康熙的侍读与亲信。曹雪芹的曾祖曹玺，祖父曹寅，父辈曹颀、曹□，三代四人前后共做了58年的江宁(今南京市)织造。后苏州织造、杭州织造均是曹寅提拔的亲戚(一是妻舅，一是母舅)，三家垄断织造业，形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局面。康熙每南巡，都以江宁织造署为行宫，曹寅曾亲自主持接驾四次。

雍正即位后，曹家由于与雍正政敌有往来（曹家卷入了康熙晚年的夺嫡之争——争夺太子之位），雍正五年(1727)曹□以“行为不端，织造款项亏空甚多”等罪名被革职抄家入狱，曹家从此败落。雪芹即出生于这一家庭。

曹雪芹深厚的家学渊源，是曹雪芹创作出皇皇巨著的基础，其祖父曹寅富于文学修养，诗文戏曲皆有所长，雪芹自幼即受家庭文学气氛之熏陶。曹寅是藏书家和刻书家，他藏的书有 3787 种之多，他捐资刊刻了不少书籍，如《全唐诗》《佩文韵府》，都是曹寅一手经营而成，实在是对中华文化的一大贡献。当时的文人学士推崇曹寅，以与他相互赠答唱和为荣，据统计，与曹寅有诗文赠答和官场交往的文化名人有 200 人左右，这无疑是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写结诗社和相互酬答诗文等内容的现实基础。

籍家北返后，曾与宗室敦敏、敦诚兄弟及墨香、明琳等失意贵族子弟交游、唱和，晚年又与诗人张宜泉订交。敦敏《赠芹圃》称其“燕市哭歌悲遇合，秦淮风月忆繁华”。敦诚《赠曹雪芹》称其“司业青钱留客醉，步兵白眼向人斜”。一生中最后几年在僻居西山中度过。生活困顿，以至举家食粥，卖画为生。最后因悲痛爱子夭折，一病不起。有学者据敦诚《寄怀曹雪芹》“当时虎门数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二句，考定他二十余岁时曾在右翼宗学供职（吴恩裕《曹雪芹丛考》）。或云其三十六岁时曾一度入两江总督尹继善幕（周汝昌《红楼梦新证》）。

其不朽著作为长篇小说《红楼梦》。此书创作于晚年，今存前八十回。但全书构思已就，并已写出了八十回以后的若干章节，惜文稿散失不存。已完成部分，曾经作者几度增删修改，“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为融铸作者毕生经历的血泪之作。生平事迹，由于传世材料欠缺，尚多不详。其生卒年亦尚有争议。其卒年计有乾隆二十七年（壬午）、二十八年（癸未）、二十九年（甲申）诸说。其生年则又有据敦诚甲申《挽曹雪芹》诗“四十年华付杳冥”，或张宜泉《伤芹溪居士》诗序“年未五旬而卒”，以及他是否是曹颀妻马氏遗腹子推算而得的不同结论。近年来，传为有关曹雪芹的文物史料（包括遗物、佚著）续有发现，但学术界对其真伪尚有争议。近数十年来，关于曹氏家族和曹雪芹生平的探讨，吸引了众多学者和《红楼梦》爱好者，遂有称此项研究为“曹学”者。生平事迹可参见吴恩裕《曹雪芹丛考》、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等。

情节与主题

从全书思想主题上看，《红楼梦》至少描写了三种悲剧。即一个具有叛逆思想的贵族青年不被世俗社会理解，与世俗社会格格不入的精神悲剧；一群小才微善的青年女子，在各自不同的人生遭际中被摧残被扭曲被毁灭的人生悲剧；一个赫赫扬扬的百年望族由于坐吃山空、箕裘颓堕而趋衰败的历史悲剧。三种主要悲剧在作品中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共同构成一个自然浑成、天衣无缝的艺术整体。

正像三个人的“合力”必定强于三个人的分力的“相加”一样，三种(或三种以上的)悲剧构架，使《红楼梦》的主题更丰厚，更深邃，更永恒。异样孩子的出现既是贵族之家趋于衰亡的一个征兆，又使青年女子的悲剧获得了实实在在的见证；青年女子的不幸既是百年望族风流云散的必然苦果，又是异样孩子精神郁闷的重要诱因；而宁荣两府的运终数尽既催发了异样孩子的逆反心理，又加速着

青年女子趋于毁灭的悲剧历程.....每一部分都与整体息息相通,都受到整体的制约,都因为融于整体之中而充分发挥出它们的全部创造潜能。

三种(或三种以上的)悲剧构架,使《红楼梦》中的社会生活具有立体化状态和综合性情势,从而在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上,揭开了名门望族的内幕,暴露了封建制度(如教育制度、婚姻制度、奴婢制度、纳妾制度、嫔妃制度、等级制度、世袭制度等)、封建正统思想、封建道德伦理规范的种种不同理性,提出了朦胧的具有民主主义倾向的人性学说和人际关系理想,谱写了一曲真善美、才学识的赞歌。全书还有意无意地透露出浓重的末世氛围,流露着到头一梦、万境归空的虚无感伤情绪。凡此种种,都是当时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光怪陆离的现实生活以及相互撞击着的新旧思潮在作家头脑中能动的、艺术的反映的产物。

从小说故事主线看,《红楼梦》以金陵贵族名门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以贾府的家庭生活为脉络,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为主线,以四大家族由鼎盛走向衰亡的历史为暗线,以“金陵十二钗”的命运际遇为纲领,叙述了贾家荣、宁二府父子、兄弟、妻妾、主仆之间在婚姻、道德、文化、教育、财产等方面错综复杂的人事纠葛和矛盾冲突,真实立体地再现了封建社会末期广阔的社会生活面貌。

小说的故事主线是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三人之间的爱情婚姻悲剧。贵族公子贾宝玉与父母双亡、寄居在贾府的姑表妹林黛玉青梅竹马、志趣相通、互为知己。在长时间的生活交往中,两人萌发了真挚的恋情。贾宝玉虽被众多可爱动人的女孩子包围,却在一次次的试探和验证中坚定了对林黛玉的情感,感情逐步专一,数次向黛玉袒露心声。然而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他们的婚事却必须服从封建家族的利益,由家长们全盘操控。贾宝玉之母王夫人为了家族的利益和宝玉的前途,更希望宝玉迎娶同样暂住贾府的姨表姐薛宝钗,成就一段“金玉良缘”。薛宝钗出身于皇商富族,聪明贤惠,善于处理大家族中复杂微妙的人际关

系，博得贾府上下交口称赞。伴随着贾府内外环境的巨变，贾府被抄，大厦倾颓，群芳离散，最后贾宝玉随僧道离红尘而去，归结“红楼梦”。

除爱情悲剧外，小说还有一条暗线。其以贾府的日常生活为中心，展现金陵贵族名门由富贵堂皇走向没落衰败的历程，以及与之相关的古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小说深刻细腻地描写了贾府这个贵族大家庭在饮食起居、祝寿治丧、接驾祭祀、宴饮游园等各方面的生活内容，展现了这个钟鸣鼎食的诗礼之家的没落过程。此外，小说也将笔触伸至贪官滑吏、贩夫走卒，刻画他们的行为心理，全面展现世态人情。并在行文中穿插了大量的诗词歌赋、书籍戏曲、酒令灯谜、对联匾额、医卜星相、花果禽鱼、针黹烹饪、宫闱仪制等内容，全方位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风俗面貌。

（摘自《中国文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0 年版；《〈红楼梦〉》主题多
义性论纲，刘敬析著）

艺术特点

"写实与诗意的融合"

《红楼梦》之前的人情小说，基本呈现为两种倾向：《金瓶梅》的写实和市井生活打成一片，只能容纳平凡粗俗、琐细卑微的人物，而才子佳人小说的玫瑰色诗意却又靠牺牲写实而得来，大量作品基本上是失败的记录。曹雪芹将《金瓶梅》的写实和才子佳人小说对诗意的追求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赋予了《红楼梦》双重审美功能：作为写实文本的功能和作为象征文本的功能。深邃的内容、诗性的叙事、鲜活的人物和感人肺腑的情节，赋予了《红楼梦》持久的魅力和永恒的价值。

《红楼梦》中的贾府就是依照现实生活的情形描绘出来的。“世代簪缨”“诗礼传家”的贾府虽有种种纷争、毛病，大体的礼数秩序则依然得到维持。主子们养尊处优，呼奴唤婢，却并不随意作践下人，各房主子与贴身丫头，大都关系融洽、温情脉脉。贾母不光对宝玉疼爱有加，时常与孙女孙媳们逗乐游玩，对丫头鸳鸯信任倚靠，接待穷亲戚刘姥姥也和善厚道。世代为仆的赖大，当上了管家，有了自己的房舍、田地和奴婢，蒙贾府“恩典”，他的儿子赖尚荣被注销了奴才名分，捐了个县官，富贵起来了。而不太驯顺的焦大，虽然当年救过老主子的命，到老还是府里干粗活的奴才，因为喝醉了酒乱骂小主子，被捆起来，打发到荒远的田庄去了。鸳鸯作为贾母的心腹丫头和生活依靠，连王熙凤也要留意她的眼色。赵姨娘虽然名为主子，却因行事昏聩，连小丫鬟也不拿她当回事。其间“悲欢离合，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躐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第一回）。

《红楼梦》中的人物，形象鲜明的有数十个，打破了脸谱化的旧套。薛宝钗大约是这些人物中最有争议的一个。喜欢她的，认为她端庄持重、步履安详，是传统社会中女子的典范；讨厌她的，认为她矫饰奸诈，故意破坏宝、黛爱情，处心积虑地篡取宝二奶奶的地位，甚至比王熙凤更可恶。认识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差异，与薛宝钗形象本身的丰富性有关。宝钗是生活的有心人，尤其是对于贾母等人的爱好，她都一一记在心里。我们不能说她有什么直接的企图，但尽量使贾母等人开心，却无疑是她所留意的。王熙凤是《红楼梦》中少数可以操控生活的强势人物之一，日常生活的一嬉一怒一笑一骂，她都运用自如。在贾母、王夫人面前，她随时可以堆下笑来；和大观园中的姐妹相处，也经常是有说有笑；对贾琏、平儿，更是有各种各样的笑。这些都是轻松有趣的。但在“毒设相思局”“逼死

尤二姐”两个情节中，王熙凤的嬉笑怒骂则已变成杀人的利剑。王熙凤凭借高明的生活技巧获得了权力与地位，但她过于外露，“机关算尽”，威重而德薄，最终遭到贾府上下的怨恨。

曹雪芹不仅长于描写现实情境，还长于将理想的诗意境界以写实的笔法呈现给读者。

①《红楼梦》的许多人物具有内在的诗意或韵味。如林黛玉幽香如兰的气质，史湘云的魏晋风流，晴雯光风霁月的胸襟，妙玉如槛外之梅的孤高等。曹雪芹从不过分夸耀这些女孩的才学，而是突出她们特有的诗人一般感受生活的方式。

②在展开富于诗意的情节时，自然妥帖，具有鲜明的写实特征。如第二十三回对黛玉葬花的描写，既有诗的意境，也是生活的画面。

曹雪芹也善于渲染神秘氛围，一方面小说中安排了诸多无法问其究竟的场景、人物和情节，扑朔迷离，另一方面又呈现得极为真切。如贾宝玉就不乏神秘色彩。

“却说那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十二丈、见方二十四丈大的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那娲皇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单单剩下一块未用，弃在青埂峰下。”这就是宝玉的前身。他被一僧一道携至“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走了一遭，而他来到这个凡俗的世界时，

“一落胞胎，嘴里便衔下一块五彩晶莹的玉来，上面还有许多字迹”。以写实笔法描叙神秘而富于诗意的人物、场景和情节，这是《红楼梦》的一个特点。

"灵活转换的叙述视角与自然鲜活的语言"

《红楼梦》开头，分别由“作者自云”、石头自况、僧道评说、冷子兴演说等不同视角交代写作缘起、故事本事、创作原则、主要人物及其各自命运，具有隐括全书的功能，并提示了多种解读可能。《红楼梦》正文，叙述者直接介入的情形极为少见，诸多叙述描写功能由小说人物承担。王熙凤管家理事的才能就是在第六回和第十三回由贾政的陪房周瑞家的和贾珍讲出来的。尤其是写黛玉和宝玉之间的互相观察，叙述者几乎完全退到幕后，读者看到的只是两人的感觉和心理活动。

《红楼梦》的叙述者很少直接出面评判是非、说出结论，也不明白道出人事背后的隐情，而是尽量让读者从所叙人物的话语、感觉等信息中去体味。第三十二回，宝钗听说金钏儿投井自杀，连忙赶到王夫人那里。王夫人正感到罪过，宝钗宽慰她，说她是慈善人，金钏儿是失足掉下井的，即使金钏儿气性大，也不过是个糊涂人，不为可惜。这番话对于安慰王夫人是非常有效的。经她这么一说，好像事情真与王夫人无关。但宝钗这些话在赢得王夫人好感的同时，也会引发读者的疑虑：这究竟是涵养好呢，还是心肠冷呢？小说因而具有了广阔的解读空间。

《红楼梦》用北方口语叙事，自然鲜活，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人物语言，个性分明，令人想见人物的身份、教养和处境。林黛玉的多疑尖刻、薛宝钗的圆通平和、史湘云的天真烂漫、探春的干练精明、贾政的严正古板、贾蓉的油嘴滑舌，都体现在不同场合的语言之中。王熙凤是小说中最会说话的人，客套话、奉承话、骂人话、谎话，没有一样她不擅长。王熙凤曾当着贾母的面夸奖刚来贾府的黛玉：“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里心头一时不忘。只可怜我这妹妹这么命苦，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呢！”（第三回）这段话既

凸显了黛玉的容貌之美，又把“老祖宗”贾母惦记黛玉的事向众人说了出来，还顺便对黛玉母亲的去世表达了哀痛之情。

（陈文新 撰）

《红楼梦》阅读方法指导

■ 关注文本的关键信息，是整本书阅读中“读懂”“品味”的基础

《红楼梦》体量宏大。《课标》在“学习目标与内容”中提到“从最使自己感动的故事、人物、场景、语言等方面入手”，因此，可从上述四方面分别提取相应部分的关键信息，以达到“读懂”文本的目的。以下仅以“故事”和“人物”两方面为例。

（一）故事

1. 关注回目的关键信息，读懂故事

以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为例，回目概括了本回的两个主要故事。在阅读第一回时，指导学生围绕回目将“梦幻识通灵”“风尘怀闺秀”两个故事找出，之前的顽石被一僧一道携入红尘，之后的葫芦庙起火、英莲走失的故事也清晰地呈现了。这样根据回目中的关键信息，在重点情节之外，划分出其他次要情节，使得第一回四个故事脉络分明：①顽石入世出世——②梦幻识通灵——[过渡情节：街遇僧道、邀会贾雨村]——③风尘怀闺秀——④英莲走失。

又如第十九回“情切切良宵花解语，意绵绵静日玉生香”，回目中涉及的两个主要故事分别对应的是袭人规劝宝玉和宝黛二人度过的欢乐一日。此外的文字，主要是“袭人劝玉”的背景文字：①(元妃省亲后)宁府看戏——②误撞茗烟——③家访袭人——④袭人劝玉(回目上句)——⑤宝黛消日(回目下句)。

通过围绕回目关键信息来把握故事的方式，引导学生把《红楼梦》错综复杂的情节勾勒出轮廓和界限，从而在宏观上对本回所叙事件划分清楚，为细读文本打下基础。当然，以上所举两例，其回目所标示的故事均是本回描写的重点。《红楼梦》中还有一类回目，其所概括的故事在文字量上并非占有绝对比例。如第二十七回“滴翠亭杨妃戏彩蝶，埋香冢飞燕泣残红”，直接描写宝钗扑蝶、黛玉葬花的文字虽然经典，但着墨不是最多。两个故事之外，也重点写了宝钗窗外偷听小红和坠儿谈话、小红攀高枝等在小说系统中起到补充、线索作用的故事，但同样可以围绕回目理清故事。

2. 关注情节内的关键信息，读懂情节

在理清每一回的故事后，需要用情节内的关键词来具体理解文本。所不同的是，前者的关键信息在回目中，后者的关键信息在正文中。从正文提炼关键信息，也是语文课提升阅读能力的重点和难点，它能够避免走向“感觉式”“概念化”“先入为主式”等错误的阅读方式。仍以第一回为例。通过阅读，教师可指导学生在第一个情节“顽石入世出世”中找出补天不成“自怨自叹”、僧道谈论红尘时的“凡心已动”、携下红尘前的形体变化等关键信息；在石头重归青埂峰后的情节中，找出石上故事“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特点。如图 1。

①顽石入世出世



图 1

按照以上方法，同样可以把其余情节里的关键信息找出来，让相应的情节具体情感，如图 2。



图 2

学生无论阅读哪个情节，都可以根据以上的方法指导来完成自主阅读，既有了明确的任务驱动，又能获取切实的文本信息，经过一定的训练后，也会提升语文的阅读能力。从先入为主、一知半解到读懂文本，之后再去设计相应的阅读活动，便有的放矢了。

3. 紧扣回目中的关键词，品味文本

以第十九回“情切切良宵花解语，意绵绵静日玉生香”为例，如果按照一般的消遣式阅读，这一回并不会引起特别重视。而如果围绕回目中的六个关键词“情切切”“良宵”“花解语”“意绵绵”“静日”“玉生香”来理解本回文字，便会有所发现。

围绕“情切切”一词来理解袭人规劝宝玉这一情节，会发现这种真挚的感情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宝玉对袭人：

（宝玉听说袭人将被生母赎身后）自思道：“谁知这样一个人，这样薄情无义。”乃叹道：“早知道都是要去的，我就不该弄了来，临了剩我一个孤鬼儿。”说着，便赌气上床睡去了。[4]

这一系列的心理、语言、神态描写表明宝玉与袭人已超越了主仆关系，到了难舍难分的地步。

另一方面，“情切切”也体现在袭人对宝玉的规劝中：

“近来仗着祖母溺爱，父母亦不能十分严谨拘管，更觉放荡弛纵，任性恣情，最不喜务正。每欲劝时，料不能听，今日可巧有赎身之论，故先用骗词，以探其情，以压其气，然后好下箴规。”

不管是劝的行为还是方式，都体现了袭人对宝玉用情之深。

再围绕“花解语”来看袭人劝宝玉的内容。袭人共劝宝玉三件事，尤以第二件为要：

（袭人道：）“第二件，你真喜读书也罢，假喜也罢，只是在老爷跟前或在别人跟前，你别只管批驳诮谤，只作出个喜读书的样子来，也教老爷少生些气，在人前也好说嘴。他心里想着，我家代代读书，只从有了你，不承望你不喜读书，已经他心里又气又愧了。而且背前背后乱说那些混话，凡读书上进的人，你就起个名字叫作‘禄蠹’；又说只除‘明明德’外无书，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圣人之书，便另出己意，混编纂出来的。这些话，怎么怨得老爷不气，不时时打你。叫别人怎么想你？”宝玉笑道：“再不说了，那原是小时不知天高地厚，信口胡说，如今再不敢说了。还有什么？”

袭人的规劝完全是站在宝玉的角度，既默认了宝玉不喜读书的性情，又照顾了贾政的颜面，考虑到贾政的心理。袭人的表现就好像被唐明皇誉为“解语花”的杨贵妃那样善解人意。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

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667101150036006142>